



中国
少年
出版社
出品
浙江
少年儿童
出版社
发行

演绎丛林与草原传奇，追忆行将消逝的草原游牧文化和森林狩猎文化
北方草原、荒野、森林和动物世界的“小百科全书”

巨獐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巨獠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獐/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 12

(自然之子黑鹤精品书系珍藏版)

ISBN 978-7-5342-9046-6

I. ①巨…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466 号

自然之子黑鹤精品书系珍藏版

巨獐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责任编辑 刘迎曦

装帧设计 半勺月

绘 画 梁 墨

责任校对 冯季庆

发行

)

制

ISBN 978-7-5342-9046-6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购买书店联系调换)

目录

002

黑 夜 之 王

026

美 丽 世 界 的 孤 儿

106

睡 床 垫 的 熊

130

巨 獐

210

驯 鹿 之 国

248

导读 带着鄂温克人的耳朵、
眼睛、心灵走进大自然



目录

002

黑 夜 之 王

026

美 丽 世 界 的 孤 儿

106

睡 床 垫 的 熊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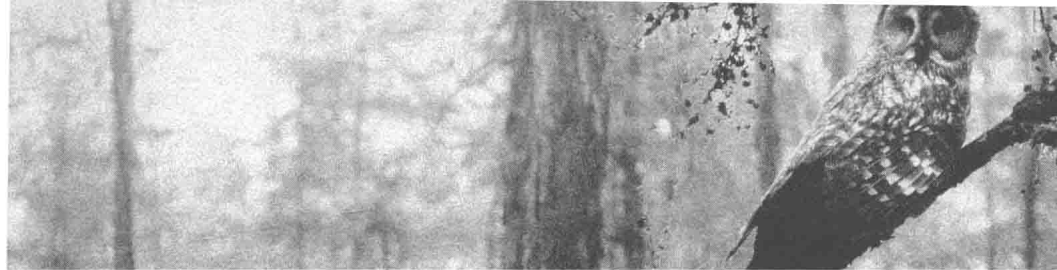
巨 獐

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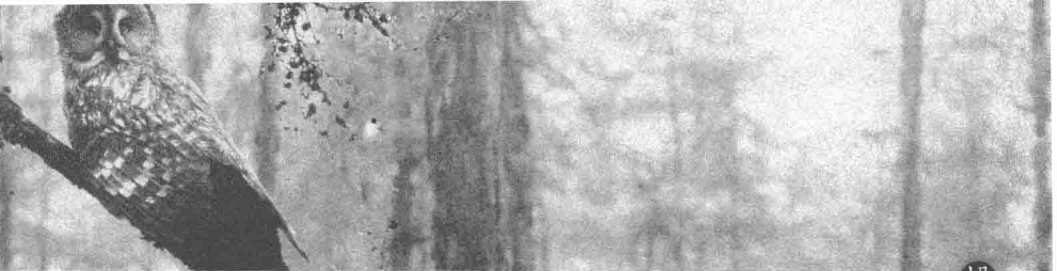
驯 鹿 之 国

248

导读 带着鄂温克人的耳朵、
眼睛、心灵走进大自然



黑
夜之王



操场（节选）

操场很大
干燥纠缠着所有的土块
像缺少尘土的平原

你带着我
在跑道上向前

我向你谈起刚从书上看到的动物

你哼出的歌

那些远离故乡的歌
又飘向远方

操场另一侧的人们

因为距离
而变得遥远

他们再也回不来

我在北方夏天最热的时刻
透过汗湿的眼睛
看红砖的房子

寻找窗子里的你
但我看不见你

——我看得很远
——我有一对出色的翅膀……

爱和回忆，我没有背叛
这硕果仅存的忠诚作为现实一种

或唯一的现实
撕裂其他的品种
那悲哀的虚构和假设



黑夜之王

寂静的感觉像沉身于水面之下，声音被水屏蔽了。

这是北方林地静谧的黄昏。

我们在一片林间空地上扎营。

帐篷搭在两棵马尾松之间。我刚刚搭好帐篷，戈拉就一头钻了进去，爬进睡袋睡着了。

午饭时，他喝了酒。白酒以舒缓的速度发挥它的效力，我们在山林间走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他的脚步开始蹒跚。一直是他在领路，但是在他又一次跌倒，脸差一点儿戳在一棵折断的小树刀刃一样锋利的断茬上之后，我代替他走在前面。

不过，我很快发现，在这莽莽的林地里没有戈拉领路简直

是寸步难行。尽管这条路我已经跟着他走过一次，但在这片陌生的林地里，我所拥有的识途能力也就仅仅限于可以找到从公路到营地的路：一是已经走得熟了；二是沿途的树上都已经被我用刀砍上了树号^①。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即使刚刚走过，我也无法寻找到我们昨天留下的痕迹。我缺乏成为一个猎人最基本的能力：识别方向，寻找踪迹。

翻过前面的山，在一片漂亮的白桦林中，有一个由山间的溪水积淤而成的河套。

因为山中林木遮蔽，那片水面隐秘而宁静，成为候鸟迁徙前往北方繁殖的长途旅行中落脚停歇的地点。戈拉告诉我，他曾经在那里见过天鹅。

昨天我们已经去过，除了一群普通的野鸭之外没有看到其他品种的候鸟。

所以，今天我想再去一次。

本来我们打算午饭之后就出发的，但是回到营地的驯鹿^②群中出现了一头在外面游荡数月不归的公鹿。我们不得不颇费力气地下套撒盐诱捕，否则它一旦进入丛林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回来。

终于，趁它低头贪婪地舔食盐粒时，我们套住了它的后腿，将它掀翻扑倒，戴上鹿套，关进了鹿圈。在圈养一段时间之后，它那回归荒野的热望就会渐渐地消退，重新成为在营地附

近流连的驯鹿。

当我和戈拉忙完一切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暗淡了。我本想取消今天的行程，但戈拉无论如何不同意，认为说好的事，不能反悔。来回大约要三个小时吧，如果一切顺利，我们应该可以赶在天黑前回到营地。

不过，预见到戈拉可能在路上酒力发作，所以，我带上了帐篷和睡袋，一旦他在路上醉倒，也好就地宿营。

看来，我做对了。

安置好戈拉之后，我放下背包，拎着水壶到溪边去打水。穿过一小片稀疏的白桦林，我找到了那条几乎被枯叶覆盖的细小溪水。它的源头只是半山坡一棵倒木下面的泉眼，水从泉眼源源不断地流出来，一直流过整片山地，汇入山下的河道。

在溪边的沙地上我发现了一些细致的印记，那是附近的小动物来饮水时留下的足迹，有狐、野兔和孢子^③的蹄印，还有一些鸟儿留下的纤细的爪印。

这个小小的泉眼，滋润着这片林地中所有的生命。

回到帐篷前，我拾来三根枯树枝，支起吊锅，烧起篝火。

忙完之后，我躺在帐篷前的防潮垫上，想休息一会儿。大概是午后套鹿时跟那头野性十足的公鹿抗衡时耗费了太多的体力，倦意随着热力渐强的篝火那温暖的气息悄然袭来，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睡梦中感觉有一股非常有力的风从我

的脸上掠过。

我惊醒了。

气温已经开始下降，深蓝色的雾气正在林地间弥漫开来，天色已近黄昏。

对面的山脊已经被夕阳染红，像突然焕发生机的沉年的血，从初春山林醇厚朦胧的深棕底色中浮出最鲜艳的红色，红得触目惊心，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动人心魄的血色林地。

随着巨硕的落日慢慢在身后的山上沉落，那种娇艳欲滴的夺目红色也从对面的山脊上以令人难以觉察的缓慢黯淡下来，林木逐渐弥散出一种落了灰尘般的陈旧气息来……

最后一丝光亮从山脊上消失的速度却是毫不吝啬的，像一段倏忽间隐匿形迹的闪亮丝线，没有片刻的留恋。

于是，沉沉的暮色像巨大的手掌悄然合拢，天暗下来了。

在不远的山谷中，一只孤独的寒鸦^④舒缓的叫声渐渐地消逝在绒毛般松软厚重的暮色中。

它已经飞远了。

趁着林地间最后的光亮，我用戈拉的手斧将一根倒木劈成样子^⑤。这些，足够烧上整个晚上的了。

我在火上煮熟了肉干和速食米饭，吃饭的时候我没有叫戈拉，他一旦醉倒是不会这么快就醒过来的。

吃过饭后，我戴上头灯，拿着吊锅到小河边，用沙子擦掉上面的食物残渣和油污。

光线已经越来越暗，头灯只能照亮前方不到十米的距离，随后，灯光就对黑暗失去了效力。对于林地的夜晚，这种头灯根本就无能为力。

我洗净了吊锅，正用河边的细沙搓掉手上的油时，突然听到对岸黑色的丛林间有细小树枝折断的清脆声响。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既然可以踩断树枝，应该不是体重太轻的动物。它在黑暗之中大概已经隐藏已久，一直在悄悄地观察我。而我对这一切却一无所知。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它故意弄出来的声音，让我知道，这里是它的世界。

我抬起头向那边张望，头顶的头灯也扫向那里，但面对如此厚重的黑暗，头灯微弱的灯光简直有些像第一次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深海潜艇上的灯光——它如此黯淡，因为那广阔的黑暗实在太沉厚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白桦树的树干上那些节疤像一些不安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我。

我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巨大的恐惧，像即将淹没我的海水。在童年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在海中游泳时险些溺水。我游得太高兴了，没有注意到潮水正悄悄上涨。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被浪打入水中。我吞下咸涩的海水，疯了一样向岸边游去，却又被另一个大浪击到水下。我拼命地游，游了很久，当一切都平静，我终于站起来的时候，水深仅能没到我的小腿。那就

是恐惧。

而这一次，我身在黑夜之中的北方丛林。

恐惧，即使在童年已经离开很久之后，我还是无法克制面对黑暗的恐惧。

我知道，它在那里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我不能表现出自己的恐惧。

戈拉告诉过我，遇到突然出现的野兽时，能够悄悄走开最好，当遭遇已经不可避免时，至少不要表现出恐惧。

我并没有问过戈拉为什么，是否这样野兽就不会攻击了？

我拿起已经洗净的吊锅，转身向临时营地的方向走去。

现在，我必须背对着黑暗。它应该还隐藏在黑暗之中，但我再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左手拎着吊锅，右手搭在腰间，那里挂着我的刀。刀收在刀套里，我后悔自己这次进山为什么要选择折刀而不是直刀，抽出之后还要将它打开，如果真的遇到什么攻击，那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按原路走回营地，一路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终于，透过如横七竖八的栅栏一样的树干，我看到温暖的火光。我喜欢营地的篝火，特别是在这样的夜里。

帐篷里，戈拉还在像孩子一样地坦然酣睡。

即使以我作为人类的嗅觉，也可以闻到营地附近飘散的刚才烧煮食物的诱人气味。这个时节，尽管熊已经度过了刚刚

从冬眠中醒来的最初饥饿期，却仍相当危险。此时我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做什么热的饭菜，本来吃点压缩饼干和肉干就足够了。

想这些已经毫无意义，我将背包用绳子吊上树。背包里有食物，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诱惑力太大，还是放在那里安全一些。

睡觉之前，我像往常一样拿出笔记本，想借着火光把一天的所见所闻记下来。

营地附近寂静无声，只有火中干透的松木偶尔轻微地噼啪作响。温暖的火，自从远古的人类以巨大的勇气从雷击的树木上得到这种物质，就永远地告别了生硬的食物和冰冷的洞穴。

同时，火也吓退了森林中的野兽。

它们缺少接近火的勇气。

我靠着睡袋写了一会儿。

林间篝火拥有一种超越温暖和光明之上的东西，我说不清楚。

总之，在森林中穿行一天之后燃起的篝火总是如此令人期待，让人感觉到，这就是森林中的家。

我就是在这样的温暖中渐渐地感到困倦了，浑身仿佛沐浴在六月春日的和煦阳光之下，暖烘烘的。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皮毛蓬松的猫，靠着还没有打开的睡

袋,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起风了,浑身被火烤得暖洋洋的我醒了过来。

但林地非常安静,并没有一丝风声,远方也没有风卷过树顶发出的波涛般的呼啸。真的很安静,安静得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那些大个儿的样子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只留下幻化出忽明忽暗如非洲河系图案般的红热的炭,我又将两块样子放入火中。

可睡梦中我确实感觉到有一股风从我的脸上吹过,然后从我的头顶一掠而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觉那应该是非自然的。

随后我更加确信,那绝对不是自然的风。

我环视四周,看不了多远,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

我回头看了看帐篷里的戈拉,他还在沉睡。在这片林子里,只要有他在身边,我总是感觉安全。

但如果现在真的会发生点什么,宿醉不醒的戈拉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坐在火前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准备收拾起笔记本进帐篷睡觉。

最初只是感觉,一种预感吧,一股风向我袭来。我告诉自己那不过是错觉而已。

但风真的吹来了,一股迅猛的风,我只能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它。

风吹过我的头顶，我甚至看到自己面前的火也被吹得惶惑不安地摇摇晃晃。

这风吹过去足有十五秒之后，我才手忙脚乱地跳了起来，本子和笔噼里啪啦地落了一地，我急急忙忙地从腰间的刀套里把刀抽出来，甩开时还差一点儿划了手。就这样的反应速度，如果真的有什么危险，恐怕也晚了。

我握着刀狼狈不堪地四处张望，但周围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这次尽管受了些惊吓，我却更加确信，在这一片静寂之中，这孤独的风绝对不是天然形成的。

但周围没有什么动物的影子。就算它能够以最轻盈的脚步移动，最迅捷的速度离开，总要留下足迹吧。可地上除了我和戈拉的足印，没有任何其他的痕迹。

怪了。那么风是从哪儿来的？

我重新扫视四周，确信确实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东西。如果是一头野兽，既然没有展露形迹，那么只能藏身在灌木丛中，可距离这片林间空地中燃起的篝火最近的灌木丛也有十米左右，我没有听说这片林地中有哪种动物吹出的气息可以传送出这么远的距离。

那恐怕也得是练过功夫的动物了。

一个荒诞的想法。也许只是错觉。

我收起折刀，将它收进腰上的刀鞘，回到火边拾起刚才掉落的本子和笔。

但是我刚刚站起来时，又一股强劲的风吹了过来。这次我感受得非常真切，绝对是某种未知生命体的力量挟起的风。

风再一次从我的头顶一掠而过。

于是，我再一次将刚刚拾起的本子和笔扔在地上，第一时间抽刀，甩开，以最快的速度转身，将刀横在身前，保护自己。

但在我面前仍然是一片空无的黑暗，什么也没有。怪了，真是彻底地怪了。莫名其妙的世界，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世界。我用另一只手拧开了头灯，暗黄色的光线在夜空中划出一道光柱，直指我面前的丛林。

什么也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而且，靠近空地这边的只是一些稀疏的白桦树，根本就藏不下什么。况且我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如果是什么动物弄出这阵风来，应该也不会这么快就能跑进丛林的。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足有三分钟，汗顺着我的脊背流了下来。我打了一个冷战。

这是一个悖论。既然有风，而风又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一定有产生风的动力在这里；可是眼前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存在，就算是有个电风扇也行啊。当然，这深山老林中怎么可能有电风扇。

我不会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吧？这段时间，我在山上的营地里和一位老猎民住在一顶帐篷里。这位老人每天深夜都会独自面对着帐篷外的黑暗喃喃自语，像是在对着冥冥中不肯现